



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

纵横

(台湾)
温瑞安 著

早西門



溫瑞安四大名捕戰天王系列

縱

橫

下

(台灣)溫瑞安著



中国·广州

花城出版社

第十章 晓色太荒唐

1. 先烧山后烧人

八无先生走了。

他下山去了。

他把夜色留在山上。

晓色仍在山的后面。

铁手若有所失地道：“他真是个好人。”

小欠语音也十分怅惘：“可惜他只是个忠的好人。”

铁手奇道：“怎么？好人也有奸的不成？”

小欠道：“正是。世上的好人就因不够奸，才让坏人得势。要当好人，欲行其善，就得要当一个奸的好人：要比恶人恶，却对善人善，这才能好人好事、好人好报，而不是好人不长命。不然，当一个恶的善人亦可。惟够恶才能行大善，世间惟力是尚，只讲实权，不论仁义的。”

铁手赞道：“这是怪论。”

小欠更正：“却是事实。”

铁手愕然道：“八无先生是您的好友，是不是？”

小欠冷然道：“我没几个朋友，”但他的眼色却是热的，铁的，带点泪光的，“但他显然算是一个。”

铁手道：“他的话，你比较听得进耳里吧？”

小欠道：“刚才我已在他面前言明：听得入耳，不等于也听得

进心里。”

铁手道：“他两次说过：过高人愈妒，过洁世同嫌。小兄弟语言未免偏激了些，与常人有太多不同，就易给人目为异类，这对兄弟你未免非长远之福，长久之计。”

小欠道：“我是我。世上那么多人，只一个我，我的特色和功用就是与人不同。若都同了，又何必多一个我？我不求标新立异、为反而反；但若真的是与人不一样，我又何必委屈迁就，同流合污，人云亦云，面目全非？温八无老是说自己是：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家无定无情无志气，但痛恨他的敌人都说他后二无有误，该是‘无法无天’才对；而熟悉他的朋友，或认为后二无亦有误，应是‘无悔（有心）无力’才恰当。你看，他会说人不会说自己，什么过高、过洁，到头来他还不是不一样让人诟病，予人口实，传言里的他一样自负自大自以为是！他来劝我？我劝他才是呢！我直道而行，他独行其是，你义所必为，我们都我行我素、笑骂由人便是了。敌人，有一万个一千个不算多；朋友，有一个是一个便已足够！人活到一个地步，达到了一定的水准，还要人家来肯定你，那过去就白练白活了；境界自在心中，评价是你自己定夺的，任何人不能增一色、减一分。温老板若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该改个名字了。”

铁手饶有兴味的问：“该改什么名字？”

小欠道：“他说多加一无。”

铁手笑谑地道：“温九无？那一无？该不是无能吧？”

小欠也笑道：“‘无敌’。”

铁手道：“好个一无——只不过，我看这两个字害人多过帮人，损人多于益人，要不得。”

小欠道：“对。这一无是最要不得的，谁担上了，谁都到头来准要一无所有。我们武林人若要争这两个字，还不如回到寒窗苦

读争个天子手腕底下朱批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有志气！”

铁手听了甚以为然，呵呵笑道：“对对对。这头衔送我都不。就曾有人把‘天下无敌’这头衔送予世叔，世叔就说：‘这是天底下最无聊的名称，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肯接受。’有次世叔冒了大险在一次刺客行刺里救了皇上，蔡京故显无私，充当好人，面奏圣上，要册封世叔为‘天下第一’，世叔当时大哭了三声，皇上就诘问为何？世叔说：我太无辜了，有了这名号，我就友无挚友、敌必死敌，天下间再无我立足之地，我也要向皇上恳辞，回乡下耕田归老方可了。皇上听了这才撤消了封诰。大家那时都笑谓：‘诸葛先生一定是怕无敌太寂寞了。’只有大师兄无情最了解世叔的意思，他说：其实无敌最寂寞是不曾无敌的人生安白造的废话。

“真正无敌的时候，那才热闹辉煌呢！要啥有啥，想怎样便怎样，秦始皇、汉高祖都智无敌于天下，他们都在威风中度其一生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才没有什么时间搞什么寂寞孤独这等文人大话！只不过，无敌的代价太大了，而且无敌不等同快乐，有了无敌的人，怕有一天有变，所以一天到晚，寝食难安，防敌应敌，那有什么快活可言？简直是自找苦吃，自甘堕落，与天为敌，故无敌者多不欢乐，也不高寿，难有善终。世叔要的不是无敌，而是自在，并想自自在在的在残酷现实里为百姓做点好事，这样一来，这‘无敌’二字，一旦沾上，就啥事都做不了，好事也成坏事了。上一代的武林人物，总为‘无敌’这名头争个不休，但自我们这一代开始，这二字大可弃之如敝履，让无聊的人自寻烦恼好了。以我想，大师兄最是明瞭世叔的心意。就如你的意思：无敌只使人无辜受害，别无是处。”

小欠双目发光，喃喃地道：“你有的是一群好师兄弟，好师门……”

忽转而打趣道：“所以我若要害你，我就说：铁二捕头，天下无敌。”

铁手哈哈大笑：“敬谢不敏，原句奉还：阁下才是天下第一，无敌无对。”

小欠也大笑出声，故作推让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兄才是天下第一人，武林无敌。”

铁手也谦辞的拍拍小欠肩膀笑道：“是你英才秀发，无敌江湖。”

小欠笑着拍着铁手肩膀，推辞的说：“你无敌，你才无敌……”

铁手笑着，忽有愧色掩上喜脸容：“小兄弟才是寂寞高手、江湖无敌手……唉，若小龙女没事未挂彩，这当儿一定跟我们一道洵兴儿，这天下第一、无敌手于世的名头，咱就给她来担当吧！她脸上这一道伤，可令我终生难安。好兄弟，若我有个什么意外的，你可要代我照顾她，这就千万拜托了。”

——“小龙女”当然是指龙舌兰。

这是铁手对龙舌兰的昵称。

小欠静了静，望了望仍在一灯如豆旁熟睡的龙舌兰，正想说点什么，忽听铁手沉声道：

“八无先生离开之前，一直重复提醒了一句话，刚才没听懂，现在就明白了。”

小欠想了想，目光忽向远处，嘴里却问：“他总比你人看远几步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先走几步了——他说的是什么话？”

铁手道：“水。”

小欠问：“水？”

铁手脸似略有惧色：“水声。”

小欠瞳孔收缩：“水声？”

铁手沉重的道：“水声的确越来越大了。”

然后他补充道：“水声愈响，就是水势愈大了。”

小欠紧接道：“可是上游似乎并未下雨。”

铁手沉声疾道：“就算有暴雨，水流声也不致如此湍急，除非——上游可有无堤坝？”

小欠即答：“有。”

铁手色变道：“糟了。”

小欠也倏然变色：“你是说——！？”

铁手铁脸是铁色：“有人在上游决了大堤！”

小欠脸色煞白：“太卑鄙了！”

铁手一向平和的神情也有了极大的变化。他的眼睛本如两颗嵌入脸里的黑漆炭精，静而宁之，而今竟像点着火似的，现出一片燃烧般的金红来。

“为了杀我铁某人，也用不着这般伤天害理呀——”

小欠忽道：“也不一定只为了杀你。”

铁手恨声道：“‘杀手和尚’集团的人，也真可杀！这大坝一决，得费多少功夫人力才筑得起来啊！我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于法！”

“这种畜生，你抓了自有人放，遇上我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干净俐落。”

小欠冷声道：“但我看也不一定是‘杀手和尚’的人。”

铁手猛省起，情急的问：“这儿下游可有人家？”

小欠疾道：“很少。”

铁手这才舒了半口气：“那还好些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小欠已抢着说：“少，但仍是有的。”

铁手一震，那后半口气顿时就舒不下去了：“什么！？”

小欠道：“就在‘杀手涧’下游不远，有个叫‘一文溪’的地方，

那儿就至少住了七八户人家，有老太婆、残废人、小孩子……”

只听外面已传来麻三斤的高声呼叫：“不好了！洪水来了！”

他已在洪水自塞口与瀑流汇合之前发现了异常的水势，但仍远落在未出户的铁手与小欠之后。

铁手厉声疾问：“‘一文溪’在哪里？”

小欠的脸色越来越白，目光也愈像两道浸在寒泽里的冰剑，语音也更尖、锐而促：

“顺着水流，里半就到。”

“我去，”铁手气急而不败坏，“你护小龙女。”

“我去，”小欠争辩道，“你在这儿、那儿都有事待办。”

铁手可急了，“我去，他们找的是我，我不能连累无辜！”

“让我去，他们找的不只是你——”小欠坚持道，“何况我轻功、水性都比你好。”

铁手听了有点泄气，就说：“好，我们一齐去——”

小欠扬扬下颌：“你看。”

铁手已听到洪流自断崖挂落狂泻的轰然巨响，激流不断涌入，开始直冲入店内，瞬间已淹及踝。

“没什么好看的，”铁手拦腰抱起仍未苏醒的龙舌兰：“咱们冲出去便是了。”

小欠仍坚定不移的扬了扬下巴，目光遥望远山，依然是那两个字：

“你看。”

铁手这才真的去看。

看远方。

远山。

* * *

夜那么深。

那么黑。

深得荒凉。

黑得荒唐。

深山里的夜更加像一个无尽的、狂乱而荒凉的梦魇。

不醒之梦，却处于醒之边缘。

* * *

荒山恶夜：

——月黑风高、急瀑飞流遇上了决堤奔洪！

* * *

不。

不止是水。

还有火。

烈火。

——熊熊烈火，如一条金色狂舞的怒蛇，火焰烛照了对面整座黑山。

烧得对崖的夜一片火光！

* * *

铁手的双目都映红了：

“火！”

他叫了一声，小欠却沉沉地道：

“有人在对崖放了一把火。”

铁手恐怖地道：“但那地方是——”因为太过震动，一时竟说不下去了。

小欠马上想到了一个地方：“抱石寺？”

铁手一时只能点头。

小欠哼嘿了一声，迅手把古琴以大猩红毯裹住，顺手把那四把刀也扎在里边，肩于背上，边道：

“好个水火夹攻，这次他们是全力反扑，不死不休的了。”

只见黑夜里光芒一道一道的闪过，麻三斤已直扑外边大喊：

“小心！有人自对崖射来火箭！”

小欠剑眉一蹙：“这儿水已淹及膝，还怕火不成？以他武功，应付几支箭实也毋须求救？那太胆小了！”

铁手铁眉紧锁，沉声道：“你闻。”

他指着脚下的水。

洪水很快的就浸了进来，浸过凳脚、椅脚、柱脚，已近小腿了，小欠一时没会意过来，闻不出什么，却见水上浮了一层黑油，心中一惊，失声道：

“这是——他们先烧山再烧人！？”

铁手尚未来得及答话，只听外面“噗”的一声，大概是其中一支火箭射着了易燃的黑油，一时间，整个天地都透亮了起来，水流急湍，水上尽是火舌，火光映透了黑夜，很快的，整片店子都跟附近的林木一样，焚烧了起来。

火光一下子使蔓延了开来。

火势不可制止。

这下不但水深火热，也是水火交煎，形势凶险无伦，紧急无比。

2. 隔岸观水火

铁手与小欠再不迟疑，两人一点头，由小欠拔出刀身作大齿鳄咀状的“狗口神刀”，在前开路，铁手抱着仍在沉睡不醒的龙舌兰，也从“崩大碗”里窜了出来。一出来，只觉热风扑脸。

山洪暴发。

水轰轰发发而下，淹没低洼之地，瞬间已淹至高坡岩上。

水流冲激，如同三千万条在黄泥黑泞中折腾翻滚的万年巨蟒，卷涌而至，一时间树折土崩，任何事物，都卷进了这恐怖无限的激流漩涡之中，遇上即推，碰上即毁。

更可怕的，是水不只是水。

水上有火。

水上铺了一层易燃之物，都着了火，似一头火龙，凡所过处，站着那儿，那儿就起了火；碰上哪里，那里就烧了起来。

本来，水和火是不能并存的，但在此时、此际、此地，水上有火，火下是水，水助火势，火借水威，加上风助火长，一时间风、火、水交并相迫，形成了一场大灾大殃，天威一般无可抵挡，天地间已无处可遁。

铁手与小欠一出店门，马上据了高处，就遇上了暗箭。

火箭。

但没有用。

这箭过不了小欠那一关。

他手上的刀，像一只吃箭的狗，见箭就“咬”了下去。

没有一支可射着他。

也没有一支箭可越过他，射向铁手或龙舌兰。

铁手在他身后，看到他的出手，眼睛亮了：

——也不知是因这水上的火光，还是战斗中心里的灵光。

箭射来了十七、八支，见无功，也就暂止，但不时仍放一两根冷箭，这回连火光也不带。

但水流承载着火，已淹近足踝。

回头望：

“崩大碗”已淹没在火海中了。

小欠道：“敌暗我明，得离开这儿。”

铁手道：“得赶在洪水之前，到下游去发警示，不然，枉死的太无辜。”

小欠回头问了一句：“你不熟水性，还是要去？”

铁手反问：“你去不去？”

小欠冷然道：“我当然去。一文溪畔有几户人家，跟我还算点头朋友。”

铁手道：“你去得，岂有我不去得！我不识泳术，但或可为你掠阵拒火，否则我这捕头也白当了。”

小欠双眉一耸，森然道：“你真是个好捕快。”

铁手道：“不敢当，只是救人不甘后人而已。”

小欠一面向崖下疾掠，一面冷冷的反问了一句，像作出了一记反击：

“你抓人从不落空？”

铁手也展动身形，紧跃而下，只见麻三斤在断层虎口高岩上，面对已着了火的杀手尸体，在那儿干着急跺着脚指骂，一面在应付来矢，就一句话喊了过去：

“麻三哥，撤了吧！我看今晚来敌多，尸首都保不住了。我们先赶到下游救命去。”

两人急掠而下，寻落足点，都避过水火，急纵直下，一人抱着龙舌兰，一人背着古琴利刃，身形丝毫没有减慢。

铁手这才向小欠回问一句：“你的古琴为何不交麻三斤？”

小欠头也不回，只在黑风中传来了一句：“我不信他。”

然后反问了一句：“你何不把龙舌兰交他？”

铁手没即时回答，半晌才说：“我宁可信你。”

小欠干笑一声：“那么，就留他在那儿隔岸观水火吧！”

铁手没笑，却盯着小欠的背影，说了一句：“你真是名好剑客。”

小欠身形一震。

但没有回头。

铁手紧接着又一句：“你出剑真的永不落空？”

——小欠不是一直都说他擅用刀吗？怎么铁手说的是他的剑？

只见小欠身形急掠，“一文溪”的三五户人家已在望了。

然而洪水汹涌而下，一路火球滚动，见草即烧，见树即燃，势无可匹，几乎与小欠、铁手同时抵达村口。

形势紧迫。

小欠低叱一声：“你别一直瞧我，我的背会痛！”

语音一落，他已一脚踢开一栋木门，大喊：

“大声婆、猪小弟，你们别怕，山洪炸了，我接你们上高地！”

铁手也不敢怠慢，双手仍抱着龙舌兰，以肩撞倒另一家门户，大呼：

“各位父老乡亲，我是衙里的人，这儿起火了，洪水来了，快起来，走！”

两人扶老携幼，匆匆在小欠带路之下，往此地较高的山坡攀去。

这九户人家在熟睡中惊醒，乍闻滚滚雷动，又见人毁门闯入，都以为天崩地裂，又以为强梁抢掠，后才知洪水淹至，水火交

攻，吓得五魂飞了七魄，呼天抢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幸有小欠与铁手协助之下，这几户山村人家才有逃出之机。

小欠带了三四人，还背了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，择一处高地疾走，铁手拖了个老的，拉了个幼的，更单手抱了个龙舌兰，一边跟着小欠走，一面还不忘问：

“把他们摆在这儿可安全？”

这时，水流冲至，那几户人家房屋已开始淹水，让火焰一沾，立即起火，火起不久，又为更大的水势淹熄，蔚为奇观。

小欠走在前面，崖坡奇陡，而灌木密集，他闷鸣一声，霍然回身。

这刹间，他居高临下。

铁手也马上止住脚步。

小欠在高位，背风。

铁手人在下锋，向风。

两人衣袂飞动。

那些跟两人逃难的人，望望小欠，又望望铁手，都不知何故。

因为不明所以，只能看看这剑一般的哥儿，望望这铁锅般的好汉。

小欠忽道：“如果我们是敌，你手中无一人能弃，又落在我的下风，我一剑便能杀了你。”

这时劲草急风，吹得林木沙沙狂舞，脚下洪流火海，身畔哀泣呼号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铁手却只哈哈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小兄弟的背敢情已经不痛了？”

小欠怔了怔，带了健壮的，伸手背扶老弱的，往上拔步就走，迎着风抛下了一句话：

“你不盯着我，我就不痛了，你也可以继续吃我的风了。”

55678

可能是走到高处之故吧，那些跟随着二人往上跑的乡民，忽然都觉得寒气和焰熏都没那么熏人、迫人了。

刚才他们才不过在半坡停了一停，却几乎为之窒息。

* * *

上得高处，丛林更密。

下面水流远火，火焰冲天，却又因水而灭，时明时暗。终于火光渐减，火势渐灭。

小欠在这片荆棘地稍停，揩汗道：“这儿叫‘不文山’，势高，水淹不上这儿来。下面都是坚石，火也一时三刻，蔓延不上来，后有山径，要退走不难。”

他边清点人数，边用衣袖揩汗，忽然顿住了。

因为他发现铁手没有流汗。

甚至没有气喘。

他一人背的、抱的、拖的，带了三人，上这高山，可是却不喘一口气，不流一滴汗。

小欠正想说些什么，忽听山下有妇人凄厉呼叫，“救命”不已，还有小孩嚎哭之声，小欠立往下张望，只见一位老者挣扎在一栋茅屋前，半身已为洪流卷着，一个小女孩用左手竭力抓住门板，另一手紧紧抓住老者不放，那老头儿才不致让洪流卷去。

小欠倏然色变，向紧拢在这“不文山”的一名黑汉乡民叱问：

“怎么——詹大娘还留在‘一文溪’这儿！？她不是到佳阳去她儿子那里么！？”

那黑面汉子嗫嚅道：“你这就有所不知：詹大娘去了，可又老又瞎，前天又给她媳妇儿赶回来留在茅寮里了。”

小欠顿足嘶声道：“那么，麒叔怎么没跟我们上山！？”

另一名攀得上山已几乎支持不住的老头，喘息嚅嚅的说：

“阿麒那天采药，给金线头咬了一口，现在瘸了腿，走动不便，那，他的女因今儿就在下边服侍他呢！”

这时滚滚洪流，在黑夜里沾火滚雷似的、摧枯拉朽一般的、天摇地动的轰隆而下，遇上它的，谁都给吞噬、没顶、粉身碎骨：只见那时苦苦支持着不让激流卷走的父女，已快撑不下去了。

小欠看了铁手一眼。

两人都点着了对方眼里的斗志。

也看清楚了彼此心里的恐惧。

3. 暴没

两人一笑。

苦笑。

涩笑。

大家都有默契。

——这一刹间，没人能比他们更了解对方的心意了：

天威莫测，人太渺小，难免生惧。

怕。但有些事，虽然怕，但还是得做。

因为不做，就不是人了。

就白活了。

* * *

这时，山下又隐约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山下这一哭，使得山丘上一妇人愈发放声大哭。

小欠一看那披头散发的妇人，就皱起了眉头：

“老古吉，你怎么把孩子留在屋里了！？”

只见那妇人哭闹着要冲下山去，但给两位乡民拦住了、拉住